

恣情纵欲的伦敦

London in Pursuit of Pleasure

[英] 吉尔斯·爱默生 著 卢茵 译

堕落之城

SIN
CITY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吉尔斯·爱默生 生于伦敦，现居英
格兰西部什罗普郡，从事专职写作多年。

这是一个关于伦敦人千百年来如何寻欢作乐的故事：嫖妓、通奸、性变态、酗酒、抽烟、吸毒、令人咋舌的暴饮暴食、血淋淋的人兽搏斗、触目惊心的豪赌……显然，从罗马统治时期到维多利亚时代，这座城市一直在鼓吹并沉溺于种种荒淫无度的堕落生活。

本书把伦敦人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上林林总总的不智之举一一胪列，把我们直接引领到伦敦那个醉生梦死的生活舞台。在那里，主演这场戏的只有两种角色——令人震惊者与惊恐万状者。

不过，作者提醒我们，过往的一切已经转好，伦敦又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前人是否比我们更懂得享受生活？

恣情纵欲的伦敦

London in Pursuit of Pleasure

SIN CITY

堕落之城

〔英〕吉尔斯·爱默生 著

卢 燕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之城/[英]爱默生著;卢茵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

书名原文: SIN CITY

ISBN 7-222-04920-7

I. 堕... II. ①爱...②卢...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9346号

Text copyright © Giles Emerson, 2002

Foreword text copyright Bettany Huges, 2002

Concept and programme materials © Granada Media,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ing Agent: Asia Pacific Offset Ltd., Hong Kong

&

Integrated Image Co. Ltd., Guangzhou (www.bookgate.com.cn)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6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图片支持:  www.lotoe.com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06-044号

所有权利保留

SIN CITY 堕落之城

作者/[英]吉尔斯·爱默生

译者/卢茵

特约编辑/如君

责任编辑/朱海涛 王绍来

技术编辑/谢昌华

装帧设计/唐薇

出版发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650034)

邮 址/rmszbs@public.km.yn.cn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作/◆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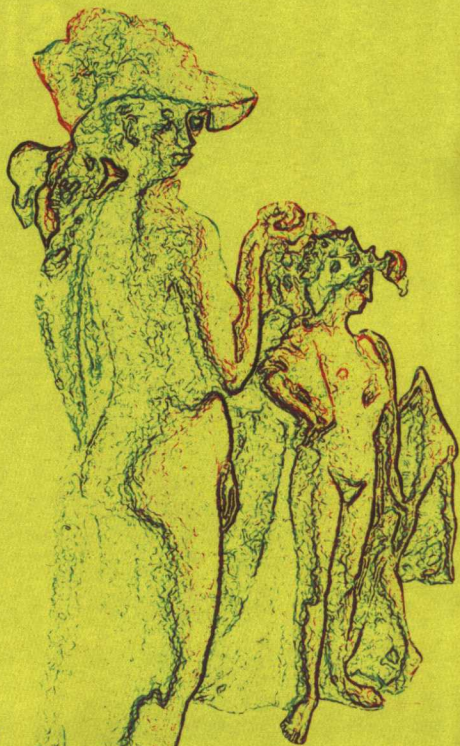
刷/广州培基镭射分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60×1020mm 1/16 14印张 165千字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2-04920-7

定 价/39.8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发行电话:(0871)4194864 4107628(邮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4 序 在泰晤士河畔寻欢作乐的人们

6 第一章 情色

8 罗马式纵欲

18 性即罪恶：一种新观念

23 性爱浴场

25 娼妓是历史悠久的职业

31 女人，最危险的动物

38 色情艺术重获自由

44 性泛滥时代

53 压抑与欲望同在

60 第二章 娱乐

62 角斗士的杀人游戏

67 性与罪，永不落幕的街头剧

76 万千星辉在舞台

86 集市中群魔乱舞

92 在游乐园寻觅刺激

99 绞刑成为万众同乐日

107 穷孩子的“秘密花园”

112 第三章 消遣

114 一切乐趣皆为“体育”

116 野蛮赛制催生足球流氓

121 皇室偏爱铁圈球

123 暴力板球

128 全民斗兽乐

132 把公鸡推上战场

136 激斗！伦敦人亲自上阵

140 血腥拳击

144 嗜赌如命

150 第四章 迷药

152 致命草药

157 女巫的飞行秘方

160 烟鬼满街

164 花之魅，毒之罪

174 醉生梦死

180 第五章 饕餮

182 遍地胖子

185 胃口是个无底洞

187 饮酒无罪

190 奢华盛宴

197 国王也走不出浮夸的怪圈

200 浸泡在酒池肉林

209 咖啡厅和俱乐部的交易

215 进入快餐时代

220 无处排泄？

222 附录：英国王室系列表

223 致谢

224 参考文献



序 在泰晤士河畔寻欢作乐的人们

几年前一个晴朗的午后，我站在泰晤士河畔，亲眼目睹了两位杂技演员走钢索横越两岸的惊险场面：没有安全绳，没有保护网，徒手，赤足，无依无靠。一个跟跄就能让他们坠入130尺深的河谷，摔个粉身碎骨。我屏住呼吸，跟我身旁数以万计的观众一样，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多吐，直到绚丽的烟花冲天而起，宣布他们安全到达彼岸。

几年过去了。现在，当我翻阅一本关于杂技的画册时，我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又看到了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画面，但是，那却发生在150年前，一个同样万里无云的下午——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人在同一个地方，观看“女版布朗汀”上演同样的绝技。人们的表情，那紧绷的脸，紧张的眼睛，跟我的亲身经历如出一辙。原来，自诩见多识广的伦敦人，20世纪“新新人类”的伦敦人，也只不过在追逐他们的前辈们追逐过的一个游戏。

回顾历史是一件令人烦恼而又难以自抑的事。人类就是这样，总不由自主地缅怀过去，希望把消逝的美好时光留住，把最珍贵动人的一刻定格，可偏偏最难



17世纪英国伦敦泰晤士河沿岸。

忘的却是痛苦。不过，伦敦的历史绝对不会让你悲痛，不会让你忧愁，因为它带给你的，只是取之不竭的笑料，哪怕是让你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无节制的性爱、饮食、烟酒与狂欢庆典，把人们牢牢地拴在伦敦这个遍地快感的城市中，并成为伦敦史册上千百年来几经努力也无法抹去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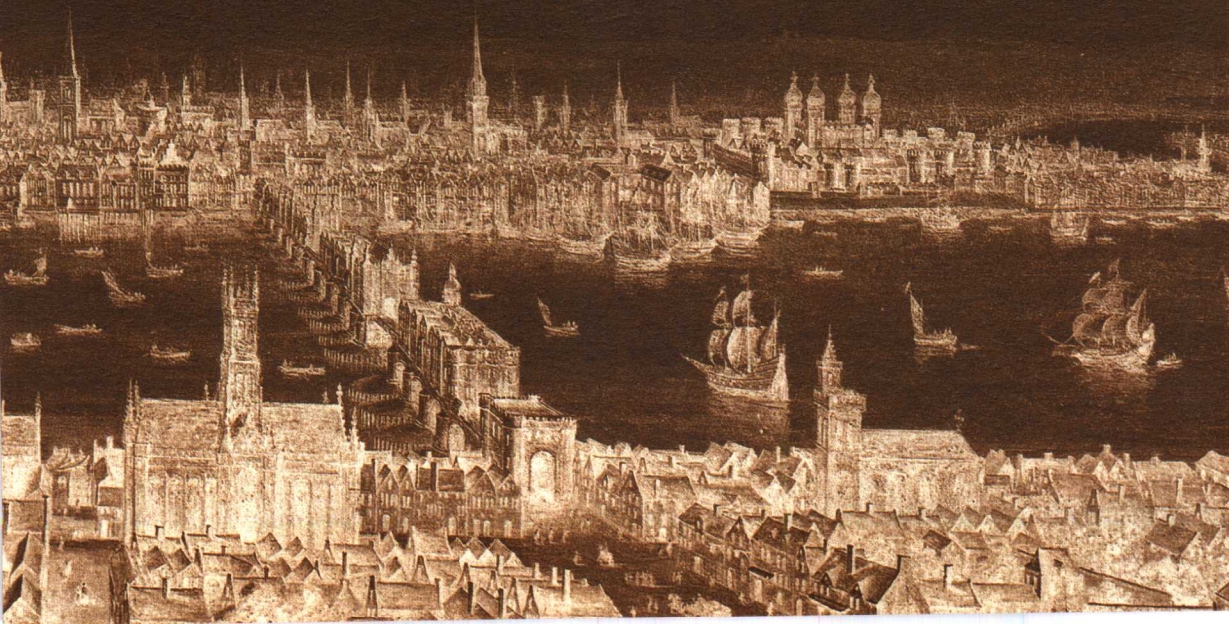
今天，当你乘舟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遥望两岸时，你再难想象河畔上曾经辉煌过的一切。然而，这一脉悠悠河水，在城市日新月异变化着的面孔中，在行色匆匆的伦敦人的脚步声中，始终默不作声地流淌着，于飞速转动的时光里沉淀出一个城市的缩影：堕落、快乐；堕落、快乐——不管是为了快乐而甘愿堕落，还是因为堕落而获得快乐。

当河边那纵情放肆的庆典号角响起时，当人们不远千里跑到岸边区享受一时半刻的快感时，当一船船、一箱箱的烟草、毒品和烈酒陆续踏上码头时，一切都逃不过泰晤士河的眼睛。然而，它只是冷冷地看着，不置可否地观察着，因为它深深理解，伦敦城里无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难得和许多名垂千古的伟人们一起，拥有同样的美梦，并且得偿所愿。

寻欢作乐的人们，泰晤士河不会忘记。

贝塔尼·休斯

贝塔尼·休伊斯，古代及中世纪历史学家，社会历史节目播音员。她不仅是伦敦周末电视台皇牌节目《伦敦人》的主持，也为第4频道编辑并主持了一系列历史类节目，同时在《伦敦卫报》、《BBC历史杂志》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她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协助。



第一章

CHAPTER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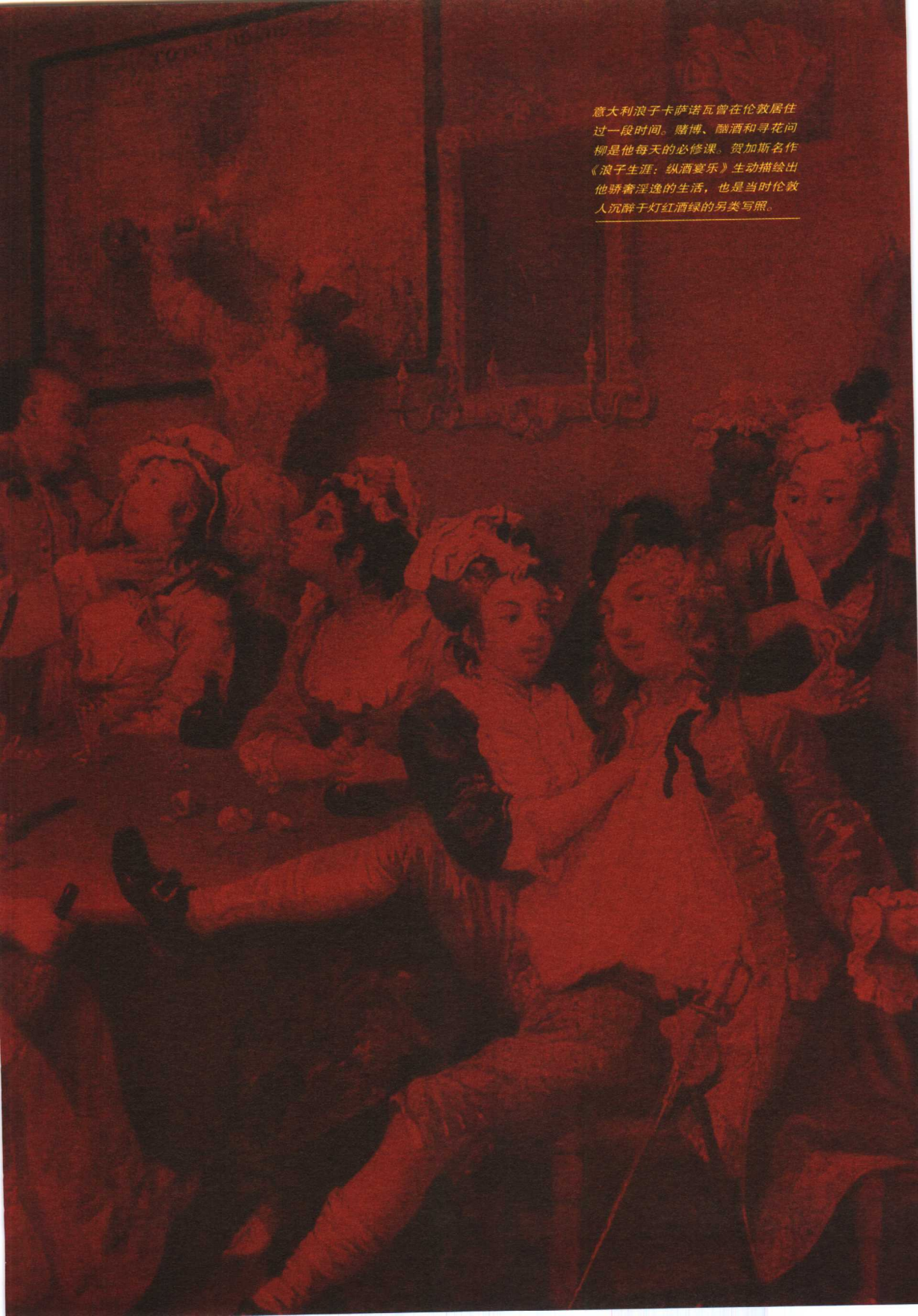
情色

EROTICISM
FOR THOSE PLEASURE-SEEKERS

这不是传统观念上的伦敦。这不是典型的绅士淑女之乡。他们不是你想象中的怯于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的保守的英国人。他们好色，好酒，好赌，也好战。他们绝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也毫无节制地沉溺其中。对于伦敦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意大利浪子卡萨诺瓦曾在伦敦居住过一段时间。赌博、酗酒和寻花问柳是他每天的必修课。贺加斯名作《浪子生涯：纵酒宴乐》生动描绘出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也是当时伦敦人沉醉于灯红酒绿的另类写照。





性，
作为异教崇拜的一部分，
作为几百年沿袭下来的一种信仰，
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像一日三餐般来得自然而合理，毫不讳忌。
罗马人统治下的伦敦，
处处涌动着无尽的兴奋。

Roman Style Lechery

罗马式纵欲

欲望之师登陆伦敦

公元124年。5月的一个清晨。在新建的大教堂旁边的鹅卵石大街上，一个半裸的年轻妇女匆匆忙忙地走着，然后在街角一座异教徒的神像前停下步子。她取下了套在脖子上的花环，挂到石像那被漆成鲜红色的硕大坚挺的阳具上。完成这一天的首次祈祷之后，她径直走到长街的尽头，去跟她那群女性同伴会合。她这天的任务就是帮忙扛着一个庞大的木制性器，走在游行的长队中。这次游行将揭开福罗拉丽亚节——花神之节——的序幕，庆祝世界在春季中重生^①。这是一个属于古罗马人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的盛宴，他们用无拘无束的性自由来宣告自己的快乐。而那个社会中的妓女和艺人，显然满足了民众这种声色享乐的需要。

可以想象，这就是伦敦——或者说“伦狄尼姆”（Londinium）——在罗马人统治下全盛时期的一个掠影。一年之后，这个小镇遇上了它历史上第二场大火——破坏之大足以与1666年的大火灾相提并论。这场大火打乱了伦敦早期的历史，也埋葬了关于这一节日寥寥无几的记载。上文所描述的情景，就发生在今天伦敦城地面之下30—40尺的地方。自罗马人离开不列颠之后的

1500多年来，伦敦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港口之一。踏着前人的寓所、商店和大厦的残骸，伦敦在那片碎石瓦砾中建了又建。生与死，存与灭，在深达40尺的土壤中循环上演，而性，始终是一切的核心，繁衍不止，生生不息。

回首伦敦，悲喜交织，抹不掉的是滚滚硝烟，熊

①福罗拉丽亚节在4月底—5月初举行，象征生命循环的更新。

②德鲁伊教士是古代凯尔特人的祭司、法师或预言家，传说他们用活人或者活畜来祭奠神灵。

熊战火。公元43年，罗马帝王克劳狄发起的一场战役成功占领了不列颠，并将其归为急剧扩张的罗马帝国的行省之一。流淌于两山之间的沃尔布鲁克河缓缓注入泰晤士河，罗马人就在这片湿地上精心建立起属于他们的小镇。不列颠居民原有的茅房泥窟不久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为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而设的城市——其文明程度是早期的英国人无法想象，也无法领略到的。罗马人的这种“新”生活方式，基于几百年来他们从建立共和政体到帝国的实践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更早期的伊特鲁里亚和古希腊的文明。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罗马统治下的伦敦处于全盛时期，处处涌动着无尽的兴奋，却又隐隐压抑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跟当时其他贸易区的居民一样，伦敦居民也过上了好日子，即使是最穷的人家也千方百计为自己找乐子。当然，这跟罗马统治者的策略不无关系：罗马人认为，举办大规模的公开娱乐活动，就可以安抚民众，从而为潜伏在他们身上的反抗情绪提供一个发泄的渠道。这些娱乐活动包括大型的角斗比赛——男人、女人与野兽近身肉搏——常以一方死亡告终；或者死囚犯被剥光衣服扔到一边喂狗，甚至要面对凶猛的老虎或狮子。此时便是整个角斗表演较为安静的时候，也许观众都被这种“精彩”场面吸引住了。

哪怕是最穷的伦敦人，也会找妓院乐上一乐。当时的妓院多不胜数，经营有道，为顾客提供多种选择。另外，人们也爱到浴场享受前所未有的高级服务。浴场也是放松身心的胜地，有专人帮顾客修甲、刮皮屑、香油按摩、健身，总之帮你打发下午的悠闲时光。当然，性服务几乎是随叫随有的。浴场的门票也极为低廉，通常是那时流通货币的最小单位，就好比只需花上1便士就能在伦敦所有顶级的俱乐部中玩个够，当然，那时罗马人的1便士要比现在值钱得多。

罗马人独立，自主，好胜心强，这让他们得以拥有某种程度上的宗教自由。无论你是否罗马公民，你都可以从万神殿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位神灵加以供奉，在各式各样的祭祀仪式中通过酒精与性爱的刺激获取快感。要注意的是，罗马帝国虽允许人们自由参加宗教庆典，却禁止杀人献祭这种方式，因此德鲁伊教的仪式是不容许的^②。不少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异教徒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迎合本土居民的口味，罗马人则不然，他们坚持自己的一套。

公元60年，静倚在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新兴小镇。据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商人在当时的伦敦街头随处可见。他们在这个广阔的新领域中来来往往，穿行不休，做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或商品的进出口买卖——既为自己投资创业，也为开发改造这个小城提供资金。

不列颠人很快便适应了罗马人的饮食习惯。美酒佳肴，层出不穷，这些美食皆来自辽阔的罗马帝国，一个延伸至亚洲、中东与北非的强盛国家。对于许多本



▲克劳狄，公元1世纪古罗马大理石雕像。克劳狄于公元43年带领罗马军队侵占了不列颠，使伦敦这座城市牢牢地控制在罗马人手里。

克劳狄皇帝

克劳狄皇帝（公元41—54年在位）是自奥古斯都去世后第三位继任的罗马皇帝。他体弱多病，不善言谈，却好学聪颖，在位期间积极完善自奥古斯都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元首制新政权机构，并亲自主持一系列大工程的建设。在对外征战方面，他恢复了恺撒的扩张政策，先后出兵在不列颠、毛利塔尼亚和色雷斯设立了5个新省，巩固了罗马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表现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远见卓识。从公元43年克劳狄侵占不列颠至442年罗马戍军完全撤离，罗马人统治不列颠近400年，建立了50多个城镇（最大的城市是伦敦），其势力范围主要是在英国东南部。

①1940年，德国法西斯对英国展开“空中闪电战”，伦敦是受破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②献主节定在2月2日，指圣母在圣殿行洁净礼后把婴儿耶稣献给上帝。

土居民来说，那时候的伦敦足以让他们瞠目结舌，不仅仅为罗马人高超的军事技能、管理手法与源自地中海民族的激情，还为这个小镇本身——它已成为多元文化的象征。没过多久，希腊人、叙利亚人、德意志人、非洲人和高卢人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使之更加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先前被驱逐的英伦民族以及周边地区的部落也陆续加入了这个群体，成为工人或商人。伦敦顿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经济效益至上的国际化大都会，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淘金者。

然而，年轻的海港在稳步发展的同时终于遇上了它生命中的第一个煞星：布迪卡女王。这位爱西尼部族的女王曾败于罗马人之手，女儿遭强暴，丈夫惨死，部分部族成员也被掠走。为此，立志复仇的她带兵扫荡了罗马人先前总部所在的卡切斯特镇，闯进了伦敦，几乎一把火就将这个小镇夷为平地。今天，在伦敦地底下找到的薄薄的一层红壤便是当年那场大火的佐证，深深铭记着布迪卡女王在伦敦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

历史学家塔西佗认为，布迪卡和她的部属在当时屠杀了70000个居民。这种说法无疑有点夸张：试想一下公元60年时的伦敦应该还不到30000人——但塔西佗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指出，那时，当爱西尼部落来到泰晤士河畔时，个个贪婪好战，挥霍无度。他们用木头和泥土盖起房子，还装上茅草屋顶与照明系统。当地居民无论男女老少，要么死于刀剑之下，要么受尽刑罚之苦含恨而终。另一位历史学家狄奥则指出，当时的妇女大多在严刑拷打下受尽凌辱至死。人类生命根深蒂固的循环——成长、衰落、重生——在伦敦从这时直至闪电战的漫长历史中始终是一段不变的主旋律。^①

不久，伦敦重建，罗马人又可以继续他们的快乐生活。士兵、官员、商人和教徒纷至沓来，

继续向世人证明罗马人表现优越的3个方面：第一，如上文所述，罗马人擅长于策划大型活动；第二，他们与大众同乐，不拘礼节；第三，他们把性看作一切宗教或非宗教活动的核心，作为他们的道德规范。因此，他们在西方各行省中（包括不列颠四行省之一的首都伦敦）举办大量的仪式和典礼，通过各种性符号和性行为来宣扬女性的生育能力。

性，作为异教崇拜的一部分，作为几百年沿袭下来的一种信仰，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像一日三餐般来得自然而合理，毫不讳忌。

在庆典中尽情放纵吧！

前文所提及的福罗拉丽亚节庆典，就是以巨大的性器与赤裸的胴体为特色的，这样的节日在罗马人的日历中并不少见，比如牧神节。它是罗马人为纪念狼神而设的一个重要节日，因而也极有可能存在于罗马人统治下的伦敦。传说罗马城是由罗穆卢斯和瑞摩斯兄弟创建的，而他们的母亲就是狼神。据当时的一些记载，该节日的庆典以山羊和狗的献祭揭开序幕，而主持这个仪式的牧师被称作“卢比斯”。献祭完毕后，两名年轻的“卢比斯”被带上祭台，接着，旁边的人用一把血淋淋的小刀触碰他们的前额，再用蘸过奶的羊毛把血擦掉。然后，“卢比斯”还得放声大笑，笑罢再把羊皮割下来，带领其他牧师分作两队绕着帕拉蒂尼山转圈。这时，轮到一群年轻妇女出场了。她们光着身子，在崎岖的山路上乱跑乱窜。身后的“卢比斯”穷追不舍，一边追一边挥舞皮鞭抽打她们——据说每一鞭都能赐予妇女生育的能力。

关于牧神节庆典，还有一个更煽情的版本，那就是“卢比斯”和那群妇女在追逐中就迫不及待地发生性关系。牧神节定在2月15日，恰逢伦敦的寒冬，意大利人的版本却把这个节日的时间调后了。是天气的原因吗？我们无从考究，只能留待后人自己想象了。随着时间推移，这类的宗教庆典改了又改，到公元494年，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的天主教会把牧神节的祭祀形式（即使不是全部）用作献主礼专用。^②

12月17—24日的农神节是罗马人的另一个重要节日，学校与法庭都停止运作，让人们在家中或者到野外尽情吃喝、跳舞、赌博，恣意享乐。

12月25日是波斯光明之神密特拉的诞辰，也是属于至高无上的太阳神的节日。然而，当时狡猾的教会把它改为庆祝耶稣生辰的节日，以限制罗马人寻欢作乐的尺度，使其不至于太放肆。但不容置疑的是，恣意放荡的庆典仪式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罗马酒神巴克斯，即希腊人的狄俄尼索斯，是万神殿中又一位重要的神祇。为他守夜的是一群风姿绰约的美女，俗称“女祭司”。在神话中她们个个法力高

强，可以把挡道的人或动物撕成碎片。早期有关巴克斯的祭祀活动非常普遍，从古希腊一直沿袭到4世纪的罗马帝国。由于活动中常聚集了大量的人群，再加上酒精的刺激，场面难免失控。在罗马帝国早期，当权者会派兵镇压酒神庆典中的过激行为，甚至处以流放或者斩首的重罚——可见，人们在庆典中进行的残忍兽行，即使在当时品位不高的罗马人看来，也超越了可以接受的极限。但讽刺的是，这种纵欲行为在罗马统治下的伦敦等地继续上演了几个世纪。

1954年，光明之神密特拉的神殿于伦敦城出土，为酒神及其他祭神庆典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考古学家还披露了罗马密特拉教如何祭祀他们那强悍凶残的密特拉神。这个典礼源自波斯，随后在罗马帝国广为流传。在3世纪后期，巴克斯的崇拜者接管了这个神殿。令人惊讶的是，当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4世纪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时，神殿仍旧没有荒废。它的周边地区——现在的格雷斯教堂街和勒顿活大街附近——曾经见证了罗马人无数个狂欢纵欲的庆典场面。

从古罗马的历法中可以推测到，他们一年中有108天用于宗教活动而并非经济生产。到公元4世纪，这样的日子多达177天，当中有不少掺入了色情成分，比如说博纳·迪娅的节日。该节为纪念森林之神福纳斯的女儿博纳·迪娅而设，主要歌颂人类的生殖能力。庆典在人们高举男女性器图案的游行中揭开序幕，并在集体的性淫乱中结束。而女神伊希斯的祭典则更为大胆，希腊神话中的这位生育女神甚得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斯的青睐，随后深受罗马妇女的广泛欢迎。她的节日允许人们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发生性行为。

究竟当时有多少这类活动呢？难以统计。我们只知道，那时的伦敦人遵循罗马人的历法，采纳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在一个超越国界的多元社会中过着恣情纵欲的生活。密特拉神殿的出土文物已经证实了密特拉、巴克斯和其他神祇的存在。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泰晤士河畔的性爱狂欢，但这类形式的祭祀活动还是有迹可循：精美的罗马陶器和雕塑、来自高卢中部的萨摩斯细陶器，以及来自欧洲大陆、中东、亚洲和北非的画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在众多艺术品中，生殖器图案作为权威的象征，被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巴克斯等强大的自然之神的祭祀庆典中，男男女女在亢奋中争相追逐，漫无目的地奔突狂欢，极尽放荡之能事。据说普里阿普斯——酒神狄俄尼索斯之子——有着最强劲有力的男性生

► 酒神崇拜是罗马人强有力的生命的一种自然释放。每到酒神节，人们在野外纵酒狂欢，尽情玩乐。



殖器。他是另一位早期的象征生育能力的神，常以下述形象出现：双臂环抱水果，身上宽松长袍微微向上提起，露出大得惊人的阳具。在罗马古城庞贝的一幅壁画中，普里阿普斯的阳具更被描绘得异常硕大，似乎重得连他自己也负荷不起。在罗马传说中，他就用这强劲无比的阳具去抽打一头驴子。在伦敦，比较文雅的居民会认为这种夸张的传说过于下流，然而，当这些神祇及其生殖器已经成为了每个祭祀仪式的核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也就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了。

如果你认为公然展示生殖器造型的符号仅仅是出于宣扬生育能力的需要，那未免过于肤浅。凯瑟琳·约翰斯曾在《性或象征》中提到：“**使用男性生殖器作为象征符号，本身就有一层特殊的含义，不仅关系到某个具体的神，而且还关系到阳具自身的祛邪力量。**”确实，罗马人相信阳具的符号可以驱邪辟魔、护身敛财，因此在罗马统治时期的伦敦，阳具造型的护身符随处可见，有的至今仍保留在伦

敦博物馆中。在罗马人的其他辖区中，阳具图案甚至被用作危险区的标志，比如街角的拐弯处；或者用作装饰富人家小孩手指上的金戒指。在一些高级的乡间别墅中，人们把阳具图案制成马赛克镶嵌到餐厅的墙上，甚至镶嵌在门前的地砖中以此欢迎客人——别误以为它是一间妓院，其实只是平常人家的寓所。

男性生殖器符号的使用比女性的要普遍，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那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另一方面，阳具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塑造，无论是在自然下垂时，还是在“猥亵”的时候，即勃起的状态。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博物馆中也有一些女性生殖器的图案，通常绘在油灯的灯罩上，但为数不多，而且也较难描绘出不同状态。

其实，这种以性为主导的疯狂仪式和性符号的泛滥现象并非罗马人独有。在罗马人入侵之前，伦敦居民早就对性能力顶礼膜拜。但罗马人与之相比有两点不同：首先，他们以侵略者自居，潜意识想在人口上超过本土居民，把土地据为己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参加这种荒淫无道、男欢女爱的活动就带有某种功利性目的。野外性交非但不属于罪恶行径，反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仪式——他们以自己肉体上的快感来供奉心中的神；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罗马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把他们的庆典活动办得有声有色。罗马帝国的财富在这个崭新的领地中悄无声息地流通，积累，递增，而懵懂的伦敦人还蒙在鼓里。

为性爱而性爱

那时的伦敦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性自由——无论是夫妻间的房事还是婚外情——纯粹为了性爱本身。只要家庭关系能维持下去，“家长”^①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外寻花问柳。源于罗马和古希腊文明的同性恋，在当时即使没有获得伦敦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为社会所默许的。但一些较为离谱的性行为，比如说兽奸，则是不可饶恕的，哪怕有证据表明偶尔的人兽交配可以为角斗场上的娱乐节目增加一点刺激感。而乱伦在那时则是一种禁忌，罗马人十分清楚乱伦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和家庭的和睦——家庭是当时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尤为谨慎。

不过，如果说当时的社会完全由男性主导，那也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尤维纳利斯（古罗马讽刺诗人）的诗歌就常常着眼于当时种种性道德败坏现象，其中还特意提到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第三任妻子梅萨利纳。那时，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壮大，罗马人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也在英国的上层贵族中传播开来。梅萨利纳早因淫乱阴险而臭名昭著，她甚至乔装成妓女去跟

